

國學小叢書

晏及基詞

宛敏灝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81613)

國學小叢書 二晏及其詞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宛敏灝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字第一八三九號審查證

序

客歲，鄉友周君予同介廬江宛君書城，詒予書論詞，於二晏之作鉤稽至詳；以予舊有各詞人年譜，屬舉所獲相商。函札往復，頗得共學之樂。予居近文瀾閣，得從容假讀四庫書；君客僻左，往往附舟車行數百里訪一書。其治學之劬勤若爾，宜其所積之厚也。

二晏詞情意窅渺，非如蘇、辛、姜、史之易求歸趣；而君書於其奧義微指，爬梳無遺。生數百年後而能推見古人之處境，用心如親見其人，其運思之密，夫豈時下聊爾人所能爲哉！

前修考詞家行實者，徐鉉、張宗櫚之書，辨訂尙疏。輒近王靜安先生爲清真遺事，始爲此學導其先路。顧靜安不旁及他家；予所撰年譜亦僅襃積瑣細，不如君書之能覓其大。以君之精進不已，他日倘盡疏兩宋各名家，匯爲詞史，尤學林一勝業。予雖無似，擁篲清塵，尙望爲門下一掃除也。

二十三年大暑，永嘉夏承燾序於杭州。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北宋詞壇鳥瞰	一三
第三章	二晏在詞壇上的地位	四四
第四章	二晏的故鄉和家世	四八
第五章	二晏的個性	五七
第六章	二晏的交游	七二
第七章	二晏的出處	八五
第八章	二晏年譜	九二
第九章	二晏詞的時代背景	一三五
第十章	二晏詞的歷史根源	一四六

二晏及其詞

二

第十一章	二晏詞的風格·····	一五二
第十二章	二晏詞的藝術·····	一七一
第十三章	二晏詞的影響·····	一八二
第十四章	二晏著述存佚考·····	一八八
第十五章	同叔之珠玉詞·····	二〇九
第十六章	小山之樂府補亡·····	二二〇
第十七章	小山與蓮鴻蘋雲·····	二三五
第十八章	關於師師的討論·····	二四四
第十九章	珠玉詞箋校記·····	二五八
第二十章	小山詞箋校記·····	二九四
附錄	二晏軼事·····	三四五

二晏及其詞

第一章 緒言

詞人評傳之重要——考定身世與評論作品——本書之願望

一 詞人評傳之重要

四庫總目提要曰：「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蓋自來文人，「載道」之謬見頗深，「復古」之觀念尤重，故目詞爲詩餘，爲薄技，爲風人之末派，爲文苑之附庸。以此詞人姓氏多湮沒而無聞，詞人作品亦散佚而難考。方宋代詞壇盛時，自理學名臣、才人、志士、名媛、方外、巨佞、劇盜無不能詞。今所知者，不過數百家耳。大詞人如柳永、張先……宋

史俱無傳。卽秦觀、賀鑄、周邦彥等，亦僅寥寥數行，備姓名而已。

降及晚近，去宋日遠，對於當時詞家之認識遂愈不真。時人著作，如詞史、詩史、文學史等，或陳陳相因，隔靴搔癢，徒作膚淺之談，或任意臆說，指鹿爲馬，自欺欺人。如坊間有所謂中國文學史綱者，竟以柳永爲善作小詞之代表。又有中國文學小史，稱晏殊於康定間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並謂其養尊處優，吃得心廣體胖。又於周邦彥竭力詆斥，而曰余實未讀竟其詞。此等妄書不僅淺薄可笑，尤易貽誤初學也。

更專就二晏而論，鄭振鐸之中國文學年表（見中國文學研究）於公元一〇二七年（宋天聖五年丁卯）下注云：「晏殊知宣州，興建學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考同叔延范，實於留守南京時，宋南京卽應天府，事見宋史本傳及歐陽修所撰神道碑。更查今宣城縣志，同叔未入名宦。除十賢祠會祀晏、范外，其他遺跡一無可尋。蓋匪特范未嘗來宣教授生徒，卽同叔曾否知宣，尙屬疑問。神道碑始終未及宣州。龍川別志則謂：「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惟宋史本傳云：「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而茗溪漁隱叢話則又作「數日」，頗疑雖有知宣之命，而實未及赴任已改。

應天府也。其所以同祀十賢祠者，清寧國知府佟越偉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按原名五賢祠，祀謝朓、李白、韓愈、晏殊、范仲淹。後增張愼言、姜堞爲七賢。清道光間又增梅堯臣、施閏章、梅文鼎爲十賢。）云：「考宋史晏公本傳，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遂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牽率傳會，而俗本通鑑，謬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牴牾。」佟氏此言甚辨。鄭表所列，殆沿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之誤，而吳氏又襲自通鑑，遂致以訛傳訛也。又如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於小山生卒，以爲約在「西曆一〇五〇？——一一二〇？」實嫌未合。考小山鷓鴣天調（碧藕花開水殿涼……）花庵詞選注謂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稱上意。小山於慶曆中已能作詞，則縱如乃父之號稱神童，七歲能文章，最遲亦應生於慶曆元年，即西曆一〇四一年，蓋慶曆止於八年，其後已改元皇祐也。

略舉數端，已見疏誤。誠以一人之見聞有限，考證遂多不精，評論亦難盡當。雖自來詞苑著述汗牛充棟，別集、總集、詞譜、詞韻、詞話等，不勝枚舉，或蒐遺佚，或示準繩，固不乏徵考文獻，以論世知人爲

歸者，然類皆蕪雜瑣屑不成片斷。其能以一家爲中心，詳考生平，論其作品，實屬罕觀。宜乎編撰文學史等書者，無可取材，末由參考，不得不撙拾陳言，聊充篇幅。愛好文學者，遂多讀其書而不知其人之憾。詞人評傳之撰述，顧可緩耶？

二 考定身世與評論作品

評傳之第一目的，爲考定身世。顧今日已成難題。宋詞人除曾爲顯宦外，史俱無傳。其政治上毫無地位者，雖當時文人筆記，亦罕及之。小山卽其一也。小山之名，見遺於宋史；卽其故鄉臨川縣志，舊亦缺而不載。續志始據江西通志補錄云：「晏幾道，字叔原，殊第七子。能文章，尤工樂府。其小山詞清壯頓挫，見者擊節，以爲有臨淄公風。黃山谷序之曰：叔原固人英也，仕宦連蹇而不一傍貴人之門，家人飢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負之，終不疑其欺己。其文上掩騷屈，下者亦豈減團扇、桃葉哉？其爲時見推如此。」僅此數行，其稱引山谷序文，尙復有誤。更考明郭子章豫章詩話云：「晏幾道，字叔原。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其人雖縱弛不羈，而不苟求進，尙氣磊落，未可貶也。如舞

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爲世所稱賞。有小山集一卷，山谷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以爲有臨淄公之風。」蓋亦自直齋書錄解題及山谷小山集序摘錄數語而已。卷末有胡思敬校勘記云：「首頁十二行莫子疑是愛子之誤。」尤爲可笑，按「莫」卽「暮」字，小山生於同叔暮年，故曰「莫子」。胡氏不明事實，致欲易爲「愛子」，雖亦可解，其如已失原意何？至其他宋人筆記及詩詞話等，類多輾轉互襲，窮搜所得，關於小山記載，竟不足十事；其可據以考證年代，又不足半數，此材料貧乏之難也。

關於同叔，則宋史有傳，歐陽修文集又有神道碑銘。惜所載多無關文學；卽政治上活動，年代亦不詳，故欲知同叔生平，仍不能不求之於其著述及宋人筆記，而同叔文集散佚已久，四庫著錄者爲清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及詞若干而已。其後仁和勞格復有增輯，顧亦不逮什一。蓋同叔在北宋號稱能文，其集多至二百餘卷也。據此則關於同叔材料之缺乏，正亦不亞於小山。更考之宋人筆記，雖軼事往往可見，而蕪雜特甚。如正史謂同叔爲張知白安撫江南時所薦，年十四，眞宗召見，會試於廷。而溫公日錄則云：「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三，眞宗面試詩賦……」又如龍川別

志載同叔罷相知穎事曰：「上歸……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而東軒筆錄則記曾布謂許將云：「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院，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以居之……遇中秋……召宋出妓飲酒賦詩……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此同一事實而記載矛盾也。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州，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日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茗溪漁隱叢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篇，蓋指宋子京而言也。」考同叔以明道二年四月罷參知政事守亳州，慶曆四年九月罷相守穎州，是則劉蘇哥之死遠在宋草制之前，二者固毫無關係。又如隱居詩話載歐陽修赴同叔賞雪宴，卽席賦詩，有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等句，同叔不悅。潘子真詩話遂記「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苑丘，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悵……」今按歐集有晏太尉西園賞雪歌及和晏尙書對雪招飲各

一首，同作於慶曆元年。隱居詩話所引見前首篇末，而後一首有「應須紅粉唱梅花」句，正與晏稱引韓愈赴裴度宴「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二句相似。更查歐陽修與晏相公書見於宋文鑑，其中雖有潘子真詩話所稱引數語。然晏賞雪於慶曆元年，而歐知諫院於慶曆三年，據「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二語，則晏得賞雪詩後於歐似無甚不平。且歐守青社，晏殿宛丘，下與事實不合，蓋晏以慶曆八年移陳州，而歐於熙寧元年八月始謫青州，集中有辭免劄子及謝上表可按，其時同叔卒久矣。是知賞雪詩一事，與晏相公書又一事，未可混爲一談。潘子真詩話頗有誤處。以上二例又不明事實而記載錯誤也。重要之材料既多不存，其存者又復蕪雜如此，故欲於數百年後考知其身世而能詳賅無誤，蓋亦大非易事矣。

評傳之第二難題爲評論作品。夫批評之難，世有同感。良以各人之主觀好惡不同，時代背景又復互異，故所論往往大相逕庭。如四庫提要推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而張炎則曾譏其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下來不成片斷」。張炎稱姜夔之暗香疎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而人間詞話則謂其「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人間詞話於秦觀踏莎行

獨賞識其「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二句詞境淒厲，而蘇軾則盛稱其「柳江幸自遠，柳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二語。他如陳師道謂今代詞家推秦七、黃九，而彭義門以爲黃不及秦遠甚，是皆極端相反之論也。

古今於二晏之批評，亦頗有歧異。如李清照謂同叔與歐蘇雖學際天人，然作爲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而劉攽中山詩話則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馮照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曰：「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而人間詞話則云：「……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至若同叔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自來譽爲名句，卽同叔似亦自愛其造語之工，用之於詞，同時又以之入詩。而吳梅詞學通論獨賞其「滿目河山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語，以爲較「無可奈何」勝過十倍，而人未之知，可云陋矣云云。藝苑紛紛，各是其是，蓋由來久矣。

且居今日而評論古人，更有困難者在。蓋流傳詞集，真僞難明，稍有不慎，卽陷於錯誤。晁无咎，北宋人也。其論詞有云：「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知此

人不住三家村也。」前稱元獻，後引小山詞，如斯錯亂，所論已失根據。此固評論時所最宜注意者。二晏詞多與陽春錄、六一詞、淮海詞、子野詞……相混，雜亂已久，不易辨認。例如元獻遺文中所附之小山詞，有御街行一首，詞云：

「霜風漸緊寒侵被，聽孤鴈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雲淡碧天如水。披衣告雁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裏，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裏梧桐凋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裏有人人無寐。」

此詞通行之小山詞俱不載，風調迥異。余疑其非小山作，後果於花草粹編中見之，題下注古今詞話四字。蓋粹編錄自古今詞話，並不知作者爲誰。現古今詞話已佚，無可稽考。更查粹編前一首之御街行，即「年光正似花梢露。」正小山作，故後人輯小山詞時，遂併後者亦錄之。倘吾人據此詞以評小山，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寧不大可笑耶？

六一詩話曰：「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鯁魚繁，露添蕤菜紫。』」

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極致，豈公偶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人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博雅如同叔，猶未賞得梅堯臣詩之極致，使歐陽修有知人亦難之歎，信乎評人之不易也。

三 本書之願望

考定詞人身世及評論其作品之難，既如上述。然以詞人評傳之需要，詎可因噎廢食？余於詞無深究，所以勉爲此書，實感於評傳詞人者之沈寂，欲聊湊熱鬧，以引起世人之同情，庶得改椎輪爲大輅，而積水以成增冰也。

一代文藝之成功，必有其先導，同叔卽宋詞之先導也。故余首研同叔而并及其子。年餘以來，時留意於二晏身世之考定，而小晏生卒終無可考，以此遲遲未敢爲文發表。去年秋，復專往各大圖書館搜尋材料，因得見胡勞二氏所輯之元獻遺文及明鈔珠玉詞、小山詞多種，然終未能發見足以考定小山生卒材料也。茲以積時過久，恐已知之材料或竟遺忘，且搜尋所得，已較現行各書關於二

晏之紀載稍稍豐富，故特綴輯成篇，聊供研究文學者作暫時之參考資料云爾。

晏氏父子詞有迴腸蕩氣之勝，嗜者當不乏人；然欲求一善本，大非易事。通常單行本僅商務印書館有珠玉詞，小山詞各一冊，光華書局有小山詞一冊而已。商務珠玉詞據汲古閣本，小山詞據彊村叢書本翻印。光華小山詞據稱得鄭叔問手校祕本，實即通行之重刻汲古閣本耳。各書說文奪字，多未校訂。余年來所見，除以上重印及其原據之本外，尚有晏氏家刻本及明鈔本等。知各本頗有出入之處。如珠玉詞，汲古閣本以點絳脣（露下風高……）次卷首，明鈔本則爲謁金門（秋露墜……）。小山詞，汲古閣本玉樓春共二十一調，明鈔本則析爲木蘭花八首，玉樓春十三首，此編次之異也。至於字句之間，歧異尤甚，如小山詞臨江仙「鬪草階前初見」上闕末句，毛本作「羞豔粉生紅」，勞輯晏元獻遺文本作「羞態」，而星鳳閣明鈔本則以朱筆改「豔」爲「臉」，諒必有所本也。又如毛本珠玉詞第三首浣溪沙換頭云：「爲我轉回紅臉面，向誰分付紫台心。」諸鈔本皆作「紫檀」，胡勞本元獻遺文並作「紅粉面」。以修辭言之，「粉面」當較「臉面」爲勝。總之，各本實互有長短，爰於欣賞之餘，比並互勘，錄爲校記，間附以箋，置於本書之末，以便參考，諒爲愛讀二晏詞者所許。

也。

嘗見一書曰姓氏族譜合編，於晏敦復下注云：「字景初，殊曾孫……子叔原，號小山，著樂府，山谷爲序……」果爾則小山爲同叔之玄孫矣。俗書顛倒錯亂，令人駭異。今吾爲此書，或不至荒謬如此。然錯誤失當之處，當亦難免，幸讀者教之。